

◆ 岁月回眸

## 曾经挖蕨在贡山

李德文

乡天然物产最丰富的地方。这里地域广阔,山山岭岭遍地生长着蕨根、毛粟(野生小板粟)、葛根等。乡人自豪地说,贡山有两座粮仓,一座埋在地下(指蕨根、葛根),一座挂在树上(指毛粟等)。

我们当年挖蕨一般在贡山一个叫杨家冲的地方。进山后首先是选好挖蕨地点,要想蕨根又多又好,得选择山不太高,坡不太陡,蕨叶多长势好且呈深红色的向阳缓坡地。这些地方光照充足,土地肥沃疏松,蕨根粗壮品质好,淀粉含量高,挖起来也比较容易。

一般情况,每天挖到下午4点左右就要下山,将蕨根捆好挑到水溪边清洗干净,再用钩索捆成两捆,用钎担挑回家。

清洗蕨根看起来简单,其实是个技术活。要先将蕨根泡在水里,以钎担为支撑保持身体平衡,再用脚轻踩蕨根反复揉搓,力道要掌握得恰到好处,既能将蕨根洗净又不伤根才行。

回村后,还要将蕨根打碎才能进行过滤沉淀,这个过程也不轻松。村民在小河边将又大又平的青石板安放平整,三面围好,将蕨根放到石板上铺开,然后用碗口粗的蕨根棒槌打,直到将全部蕨根打得泥烂方可,没有足够力气还干不了这个活。每到傍晚,收工回来的壮劳力们便扛着打蕨棒赶来帮忙,打蕨棒的队伍立即壮大起来,小河边到处都响起槌打蕨根清脆而强劲的声音。晚霞映红西山的时候,伴随着袅袅炊烟,打蕨棒之声在四周山谷交互回响,整个村庄充满温馨而激越的气息。

接下来就是过滤沉淀,这个过程特别需要手脚利索,动作准确细致。

经过一个晚上的沉淀,到次日晨,蕨水就基本沉清了,这时就可以敲开沉淀桶的木塞排水取蕨粉,一天的劳动成果马上可见分晓了。当放干滤液看到桶底一层厚厚的又白又细的蕨粉时,那种成就感别提有多大了。

许多年后,我回忆起当年挖蕨时的情景,居然来了诗兴,写下了几阙小令:

“鸡鸣晓,慈母起得早,生火做饭扫庭堂,油茶飘香烟袅袅。肚子得半饱。”

“日方升,提锄即启程。踏霜踢雪挖蕨去,戴月披星始回村。挑蕨近百斤。”

……

我把诗稿寄给省诗词协会,居然受到了湖南师范大学伏家芬教授等几位专家的好评,很快被刊登在《楚风吟草》上。

(李德文,邵阳市楹联学会副会长)



那是1968年的秋冬时节,学校停课,我和家乡小伙伴们就天天上山挖蕨,连续挖了42天。那个年代,科技很落后,水稻品种差,化肥农药少,又没有农业机械,粮食产量很低。

为了解决吃饭问题,各个生产队想了很多办法,除积极争取国家的返销粮外,还在保证每户有两个以上劳力出集体工的前提下,允许一个附带劳力上山挖蕨。这样,就形成了由男女附带劳力和部分少年组成的挖蕨队伍,我理所当然地成了其中的一员。

秋冬时节,天刚蒙蒙亮,我母亲就起床生火打油茶、做饭。我则准备好锄头、钩索、钎担等工具,还不忘将锄头泡在水里以免锄把松动。又另舀一碗饭捏压成团(有时是头天晚上在榨架火炉边烤好几根红薯),用一块干净的帕子包好作午餐。吃过早餐我们就肩扛钎担,手提锄头,带上午餐和伙伴们大步流星赶往贡山(位于城步苗族自治县汀坪乡独宿村)。

一路上,白霜满地,潮湿的地方打着厚厚的“狗牙霜”。凛冽寒风横扫过来,刮得手脚生疼。走过土地坳,跨过石板桥,爬上贡山界。走进山沟,如果早前下过大雪,山沟小路会被积雪掩埋,我们就锄挖脚踏边开辟道路上山。有时手脚冻裂流出血,则就地挖几颗“砖锤子”(白芨)在石板上捣烂敷上,从破旧的上衣豁口处撕下布条包扎好又照样可以挖蕨了。在我们那里,劳作中受点小伤,都是自己就地采药捣碎或用嘴嚼碎敷上,简单处理一下,三五天就好了。

贡山,山如其名,是我们家

乡间的夏夜,繁星满天,萤火虫打着灯笼四处游荡。我们搬着竹铺睡在禾场里,可蚊声如雷,无法安睡。母亲就在下风处点燃一堆半干的柴,覆上一层干艾叶,呛人的烟雾中夹杂着浓郁的药香,蚊虫瞬间远遁。夜深了,她轻轻叫醒我们。山间湿气重,小孩子易受凉,是不能在禾场过夜的。送我们到房间,她总要寻根艾香点好。至今,仍记得母亲弯腰点艾香的模样,记得那满室的药香。

每年端午,母亲总要砍一捆高大壮实的艾草,每一根都有筷子那么粗,茎叶上生着茸茸的白毛,像少年嘴角初生的胡须,叛逆却柔软。母亲先取几根插在门框上,再取几根砍断煮水,给我们洗澡。余下的艾草晒干,放到通风处备用。我弄不清母亲为什么要存放那么多艾叶,直到那年我生孩子。临盆当天,母亲挎着一篮艾叶匆匆赶到医院。月子里,她每天煮一锅艾叶汤,等凉后,捞去艾叶,青青黄黄的艾汤给初生的孩子洗澡。孩子睁着圆圆的眼睛,艾水刚

## 送勺记

黄克先

绥宁县城边有个神滩,神滩边有个庙。庙边一股山泉,泉水清澈冷冽,饮用甚是爽口。那些年,我常在县城边缘瞎逛。县城边能逛的地方不多,神滩边有一个神滩公园,山色青翠,林木葱郁,配上巫水河,山水相宜,正是闲逛的好去处。

通常,我先去爬一会神滩公园的山,再去神滩庙边小憩。

一日,又到神滩庙边,口渴,便去山泉边,对着井边一个小小的出水管豪饮。饱了,见这样对着管子吹,像吹啤酒瓶一样,不雅又不卫生,想着若是有个水勺就好。那一刻,便有了买个水勺放到井边的冲动。

第一次,花了十几块钱,买了个铝合金的水勺,骑摩托车送去。在井里舀了一勺满满的水,咕嘟咕嘟灌了下去。心想,下次来,不用对着水管子喝了。放下勺,见有人来,有用勺喝水的,也有用勺舀水冲洗摩托车的,心里有点小美。第二天去井边,不见了勺子,奇怪!井边里,边上都找了,没有。莫不是有人拿走了?回去,再买一个,第二天送来。送的第二个水勺,第三天又不见了。想想,也许别人有需要吧,拿去了,我再送。

第三个水勺,第四天又不见了。买,再送。但我算算成本,不对,一天十几块钱,如果只是几天,那无妨,要是多了就难以应付。我考虑买便宜点的,再说,便宜点的别人也不打主意了吧。于是,我改买塑料的水勺,先几天几乎一天送一个,后来便三五天送一个,只要井边没有了就送。再后来十天半个月送一个,用得久的,也有超过一个月的,有好几个都用烂了。

开始时,妻子见我送水勺,说我是呷了饭有事做,后来有一次跟我去玩,口渴了喝水,才体会到“有个水勺好”。

过了一年,我买了汽车。有个星期天,我带着儿子,说好去黄桑玩,出大院门口,本该往左走去黄桑,我却往右拐了。儿子知道我要去哪,便笑着问:“去送水勺?”“对。”我也笑。

有一天,我一次买了十个水勺。店老板问:“你开店?”我笑笑:“送人。”

多年后,再去井边,见一个厚实的木柄竹勺搁在井盖上,显得很搭配,比我之前买的铝合金的、塑料的勺子都好看。好长一段时间,我到井边喝水都用它。

最近,发现竹水勺又换新的了,旁边还放了个小的水勺,估计大的小的各有分工,方便人们使用吧。我用心送勺好几年,想不到这位送竹勺的比我更用心。

神滩依旧,庙宇依旧。现在,我还是常去闲逛,常去喝水。那送勺的经历,成为一段有趣的往事。(黄克先,任职于绥宁县行政审批局)



梯田春声

刘玉松 摄



## ◆ 六岭杂谈

## 我不怕你了

刘振华

“大伯,我不怕你了!”今年春节,这句话堂弟三岁的小女儿对我说了很多次,搞得我哭笑不得。她有什么理由怕我?她不仅给我说,还给几乎所有的家人说:“我不怕振华了!”至于她为什么不怕我了,我不是很关心,我在意的是她为什么怕我。

我长时间在外工作,回家次数少,每次见面,她都是哇哇大哭。甚至在吃饭的时候,一看到我露面,就撂下饭碗急急跑到她奶奶身后,连正眼看我都不敢。或许是认生,或许是我戴着眼镜,但最有可能的是我曾“威胁”说要揍她。

作为家族的长子,看到弟妹淘气,我常常口头“威胁”说要打他们,要他们老实些。如果“威胁”不行,有时真的动用了拳脚。想想,堂弟的小女儿实在太小,我也没见过她有什么淘气行为,自然就谈不上“威胁”她。如果有,那就是在她看到我而哭得梨花带雨的时候,我要她别哭,说再哭就揍她。她说她不怕我了,希望是真的,也希望我的“威胁”不会给她的童年记忆留下阴影。令人高兴的是,她还主动和我分享了她的零食和玩具,即使我把她的鲨鱼气球弄飞挂到了树梢上,她也没有生气。

我反思过我的这种“威胁行为”,最终,我将大部分责任推给了三叔。没错,“我扇你吧”“我踹你吧”诸如此类的“威胁”,都是三叔的口头禅,而他“威胁”的对象就是我们这些淘气的侄子侄女们。三叔不光口头“威胁”,动手打人也是不含糊的。奇怪的是,只有我将三叔的言行继承了下来,三叔的口头禅成了我的口头禅。我从小就怕三叔,但什么时候开始就不再怕了,我不知道。

很高兴,我不再怕他了。

很遗憾,有些人在我还怕他们的时候就离开人世了,比如爷爷,比如姥姥。

爷爷很疼爱我,可能因为我是他的长孙,而且在一个特殊的日子降生。我的名字就是他请算命先生给取的,他说这名字起得好,不仅多给了钱,还留算命先生吃了饭。爷爷曾参加“抗美援朝”,是炮长。返乡后,他在一次开会的时候被垮塌的房子砸伤了,之后一直没有康复。关于爷爷,我只有三段模糊的记忆。一次,饭菜刚端上桌,我就拿着筷子在菜盆里搅。爷爷从床上坐起来,拿着他的筷子狠狠地对我的筷子打到了地上,并厉声训斥了我。大意是夹菜要从旁边夹,大家都还没吃,你不能乱弄。我吓坏了,仍记得当时眼泪在眼眶里打转的情形。还有一次,我趴在他的床头,听他给我讲一个人在悬崖上自杀却没有

有死成的故事。1995年的一天,似乎是爸爸和三叔牵着牛、扛着犁准备去收红薯,他们刚走出大门,就听到堂屋里传来哭声。爸爸、三叔撂下农具,奔到爷爷床前,跪着哭了起来。而我,只是坐在堂屋门前,一直哭,一直哭。那年我六岁。这是我第一次目睹亲人去世。

后来,小姑给我说:“那时家里条件差,好东西都会留给你爷爷吃。有次给你爷爷煮了毛豆,你想吃,就大喊:‘把俺爷打死,我吃。’”“我记不得了。”我笑着答她,眼睛却有些湿润。以前,怕坟,怕鬼,爷爷去世后,就再也不怕了,因为有一个很疼爱我的人也在土里埋着。多年后,到长沙读书,我常在晚上爬岳麓山。有同学问,山上那么多坟墓你不害怕吗?有什么好怕的,即使人死后有知,那岳麓山也是满山英魂,就更没有害怕的理由了。

爷爷的遗照一直挂在我老家的卧室里,二十多年了,照片里的他依旧面容俊朗。而关于姥姥,我甚至都记不清她的面容了,而她也没有相片留下来。姥姥因偏瘫常年卧床,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。在我眼里,她很丑,很吓人,我都不记得曾和她有过亲近的举动。1998年的一个深夜,我家的大门被人拍得框框作响,得知是我舅,我妈当即哭出声来,她以为姥姥过世了,不然舅舅也不会这么晚过来。可当得知去世的是我姥爷时,她的哭声变得奇怪而吓人,吓得被窝里的一动不敢动。多年来,姥姥受尽了病痛的折磨,性格变得很怪,有时会提一些不近情理的要求,悉心照顾她的姥爷终于身心俱疲,选择了仰药自尽。这年我九岁。次年,姥姥去世。虽然我不怕姥爷,但我不记得曾和他说过什么话,他的声音也在我的记忆里日渐渺茫。倒是我妈常说,姥爷很疼爱我。

我妈常梦到我姥姥,然后哭着醒来。

很多次,我也从梦中哭着醒来,只是梦到奶奶出事了。奶奶是最疼爱我的人。如今她年事已高,身体每况愈下,常常喊我的时候叫出的却是我爸的名字。前段时间,我和她视频聊天,她竟然问我结婚没有。

前些年我妈大病,在县城的医院一直找不到病因。医生给我说:你妈还年轻,最好转院去郑州。当时我怕极了。在郑州照顾我妈的那段时间里,走路就像踩在棉花上,轻飘飘的。是的,心里怕极了。

很多事我无所畏惧。

但对我爱的人和爱我的人,我怕失去他们。

我还没有和他们谈谈他们这一生的幸福和委屈。

## ◆ 故土珍藏

## 母亲艾

蔡英



好漫过他的小蛤蟆肚子,藕似的小脚快活地踢着水。我也用艾水洗,沁沁凉凉的,遍体清爽。孩子裹着厚厚的被子睡在身边,淡淡的奶香,淡淡的艾香,叫人心旷神怡。有艾香相伴,我的身体恢复得很好。

艾草在乡野常见,城市也有。我们小区有一块绿地,邻居栽下几株艾草,数年就发了一大片。春天,艾草长出嫩嫩的青苗,叶子新绿新绿的,就像少女的一袭绿罗裙,很养眼。夏天,它们生长迅猛,呼啦啦蹿到一米多高,邻居就将它们齐根砍回家。秋天,它们又长出新苗,依然欣欣向荣。楼上的女老师经常摘艾叶。我好奇地问,用来洗澡吗?她笑答,我家孩子咳嗽就用艾叶煮水喝,即使是支气管炎也不用输液,效果

好得很。她还告诉我,药用的艾叶最好晒干,如果用鲜叶,就得先用文火慢慢炒干,再煮水。我用这法子试过,止咳的效果还不错。

孟子说:“七年之痒,求三年之艾。”村里老人们也常说,家有三年艾,郎中不用来。每年季节交替时节,我喜欢买些艾条在屋里薰,用来消毒。今年疫情期间,母亲几乎每天在家熏艾。闻着艾香,我们的心渐渐安稳。天寒地冻的冬天,我喜欢用艾叶加生姜泡脚。

时近端午,我站在一片青青艾草里,南风卷着艾叶拂过我的脸,就像母亲的手那么温暖。这时,我想给艾草命名为“母亲艾”。

(蔡英,长沙人,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)